

## 共鸣与借鉴: 玛拉沁夫与肖洛霍夫的艺术情缘

刘 祥 文

(西安财经学院 文法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61)

[摘 要] 相似的人生经历与同样深厚的草原情怀,使玛拉沁夫对肖洛霍夫产生了异乎寻常的亲近感。《茫茫的草原》就是他借鉴肖洛霍夫创作艺术的成功范例。无论是在情节安排、风土人情与景物描写,还是在抒情方式与人物刻画等方面,都可看出它与《静静的顿河》之间的亲缘关系。同时,它身上还带有《新垦地》中的某些艺术痕迹。

[关键词] 共鸣; 借鉴; 玛拉沁夫; 肖洛霍夫

[中图分类号] I106.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755(2010)03-0103-04

若要问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最易拨动哪位中国作家心弦,首推蒙古族作家玛拉沁夫恐不为过。因为无论就人生经历还是艺术风格而言,两位作家都存在诸多相似之处。尤为重要的是,两人对各自家乡的草原都有一种异乎寻常的亲近感,这份深厚的草原情怀犹如一根红线,贯穿于他们的创作始终,成为其独特风格的外在表征,同时也将两位异国作家的感情纽带紧密联系在一起。

历史往往具有惊人的相似性。肖洛霍夫与玛拉沁夫都从十五岁起就参加革命,从事过文艺演出活动,且都于二十一岁时出版各自的早期作品集。正是这种相似的人生经历,拉近了玛拉沁夫和肖洛霍夫的心理距离。玛拉沁夫曾回忆说:“有一时期我也曾迷过肖洛霍夫”,“肖洛霍夫对哥萨克生活富有草原气息的描绘,都曾给我很大的启发和帮助。”<sup>[1]</sup> 玛拉沁夫对肖洛霍夫的喜爱之情是一以贯之的。1956年,他在批评报刊登载青年作家谈创作经验的文章过多这一现象时说:“有的人写的经验已经超过了他的作品。难道肖洛霍夫写了一百万字的小说,就需要写两百万字的经验吗?”<sup>[1]</sup> 援引肖洛霍夫的事例来抨击当时的不良倾向,无不流露出玛拉沁夫对其伟岸人格的由衷的敬仰之情。

对于《茫茫的草原》与《静静的顿河》之间的同源关系,很早就有人注意到了。“当我们总结和评价《茫茫的草原》的艺术特色时,无庸讳言,作品在一定程度上,曾经接受了国外某一部文学作品的影响。这部外国文学作品写成于三十年代,国内外对该作品都有定评,五十年代以后,这部作品的作者堕落为可耻的修正主义分子。”<sup>[1]</sup> 上述文字尽管写于1979年,但当时极左思潮的余毒仍在禁锢人们的思想,肖洛霍夫在中国尚未得到公正的评价,才有了这番乖谬的评论。尽管如此,它至少给我们透露了《茫茫的草原》吸取了《静静的顿河》艺术养料的信息。那它们之间存在哪些契合点?有

人发现它们体现出了相似的创作基调:草原情怀的抒发和“人的魅力”的开掘<sup>[2]</sup>。的确,无论在情节安排、风土人情与景物描写,还是在抒情方式与人物刻画等方面,都可看出两者之间的亲缘关系。

(一)在情节安排方面,《静静的顿河》讲述了顿河地区的人们在两次革命和两次战争期间(1912年-1922年)的历史遭遇。其中设置了以葛利高里为代表的哥萨克寻求第三条道路的情节,葛利高里的悲剧带有广泛的代表性。它昭示人们:历史发展总趋势是不可逆转的,任何逆潮流而动的行为必将以失败告终;《茫茫的草原》通过内蒙古察哈尔草原人们的生活和斗争的描绘,反映了抗战胜利后内蒙古各阶层人们的思想动态和革命斗争的历史图景,深刻地展示了内蒙古人民革命的历史道路。其中同样不乏铁木尔、齐木德等人追求“民族自治”的运动。小说还通过国民党保安团长哈吐“多条道路救民族”的幻想的破灭和他最终倾向革命,有力地证明了苏荣等所代表的方向是蒙古族人民的正确方向。跟党走,是蒙古族人民的历史选择,没有共产党就没有蒙古族人民的解放的道理。两部作品都共同描写了当地人们在动荡的年代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艰难历程。

(二)在风土人情的展示与景物描写方面,两位作家都称得上是行家里手,难分伯仲。肖洛霍夫被称为“顿河草原的歌手”与“亲爱故乡的编年史家”。他用饱含抒情的笔触,反映顿河哥萨克的风土人情,使作品洋溢着浓馥沉郁的乡土风味和抒情气氛。《静静的顿河》中生动地描绘了顿河哥萨克的日常生活和风俗民情,既写了哥萨克农民的一般生产劳动情况,又写了哥萨克民间的节日、婚宴、葬礼、歌舞晚会等场面。同时,他栩栩如生地描绘出了顿河大草原绚丽多彩的优美景象,展现了大自然千姿百态的迷人风光。在《静静的顿河》中,他对草原的山川草木、日月星辰和四季变化等写得

[收稿日期] 2010-03-20

[作者简介] 刘祥文(1974-),男,湖南娄底人,西安财经学院文法学院讲师,文学博士。

细腻逼真。小说有多处通过景物的描写,借景抒情,情景交融,反映出作者热爱顿河大地,热爱大自然,与顿河哥萨克同呼吸共命运的深厚感情。玛拉沁夫同样是一位描写风俗画和风景画的高手。他的作品中有辽阔的大草原,放牧的牛羊群,奔驰的骏马,翻腾的沙丘,明净的湖水,变幻无穷的雾雪,无边无际的大森林以及草原上特有的牛毛味、牛粪味和夜风传来的秋草味。玛拉沁夫笔下这些优美的自然风光,能使读者感受到察哈尔草原浓郁的草原气息与鲜明的地域特色。抓住与人物命运紧密联系的环境事物,来揭示人物命运,刻画人物性格,展示人物的精神境界,这是两位作者通用的艺术手段。我们可以对照一下两位作家关于河流的一段相似描写。

生活奔腾泛滥,溢出河床,分成无数的支流。简直难以预料它那叛逆和狡狴的洪峰将泻向哪条支流。今天那里的生活还像流过浅滩的潺潺溪水,浅到使你可以看到肮脏的沙底,——明天却忽然变成浊浪滚滚的洪流<sup>[3] 439</sup>。

向阳山坡的积雪融化成千百条混浊的溪流,……从此草原上出现了两条河流。

这两条河千变万化,一天一个样。今天你看见东边那条水又深、流又急,不分日夜,哗啦哗啦直叫喊。而西边那条却是水又浅、流又缓,好像一条晒干的蛇皮;但是你过两天再来,就会看见完全相反的现象……最后赤裸裸地露出丑陋的河底。白天潺潺流水声,虽然使人仿佛闻到了春的气息,但是一早一晚还很冷,昨天的雪水,早晨又冻成冰了<sup>[4] 134-135</sup>。

显然这两段描写存在惊人的相似:如“支流”的形成,“今天”与“明天”的河流变幻莫测的情况对比,甚至连修辞语也大同小异:“无数的”与“千百条”,“肮脏的沙底”与“丑陋的河底”,而“潺潺溪水”与“潺潺流水”仅一字之差!由此可以看出,玛拉沁夫对《静静的顿河》揣摩之深!再从两处描写的所寄寓的象征含义来看,又各有千秋。它们虽然都出现于情节较为缓和之处,却是暴风雨即将来临之前的“前奏曲”。前者出现于《静静的顿河》第二卷第十八章,娜塔丽亚与一直对她抱有成见的嫂子达丽亚之间的关系出现了缓和。但这不意味着娜塔丽亚的生活从此风平浪静。接到丈夫从战场上寄回的家信后,娜塔丽亚“突然决定要到雅戈德诺耶去找阿克西尼亚——恳求她把葛利高里还给她。”<sup>[3] 439-440</sup>而“忽然变成浊浪滚滚的河流”预示着这一随后的交涉,免不了会有一场激烈的风暴。果然,她这一“荒唐的要求”遭到了同样深爱着葛利高里的阿克西尼亚的严词拒绝,娜塔丽亚碰了一鼻子灰后无功而返;后者则现身于《茫茫的草原》第一卷第十章,此时正处于敌我互不相让的时期,宣布骑兵中队与贡郭尔所组织的明安旗保安团,都在争取牧民积聚力量,双方的较量充满了浓郁的火药味。这一人格化了的河流寓意深刻,形象表达出当时草原出路的茫然和斗争的艰苦性。

(三)抒情方式的类同。两位作家似乎不动声色地展示着人物的命运和历史的进程。可是,在一些富有象征意义的画面中,他们却有意无意地表明了自己对人物的爱憎,对生活的态度和对历史的深刻理解。有时他们甚至抑制不住内

心的激动,抒发各自对草原的强烈情怀。如肖洛霍夫在《静静的顿河》中借景抒情:“哥萨克永不褪色的鲜血浇灌的顿河草原啊!我要像儿子一样,恭恭敬敬地向你弯腰致敬,我要亲吻你那淡而无味的土地!”<sup>[5] 1015</sup>玛拉沁夫在《茫茫的草原》(上)行将结束的时候,借渲染草原风光的契机,直接抒发出他胸中的强烈感受:“啊!草原——我们慈爱的妈妈!为了你,你的儿女们在战斗着、前进着,虽然他们身上血迹斑斑,但是他们充满了胜利的信念!他们站在你那壮阔的身躯上,迎接着黎明的曙光!”<sup>[4] 353</sup>这刚健、奔放的语言与由衷的赞美,倾吐出草原儿女对母亲深深眷念的赤子之情!正是雄浑博大的草原母亲,孕育了儿女们生生不灭、自强不息的坚毅精神,草原母亲才是草原人民永远取之不尽的“力的源流”!

(四)在人物塑造方面,《静静的顿河》与《茫茫的草原》同样刻画了交相辉映的艺术形象。如葛利高里与铁木尔,阿克西尼亚与莱波尔玛等。这两组人物存在诸多的相似之处。

先说第一组人物。葛利高里与铁木尔除了勇敢坚强的个性相仿以外,两人还走过了一条相似的人生道路。他们在面临两种前途两条道路选择的紧要关头,都面临过走“第三条道路”的迷惘。在葛利高里看来,苏维埃政权“给哥萨克带来的除了破产,别的什么也没有。这是庄稼佬的政权,庄稼佬才需要它。不过我们也不要将军。不论共产党还是将军——全是枷锁。”<sup>[5] 1129</sup>出于维护哥萨克特权与既得利益的考虑,葛利高里渴望建立独立的顿河政权,并不惜为之流血。尽管他也曾接受过布尔什维克人的教育,但根深蒂固的哥萨克旧思想阻碍了他做出正确的选择,在变幻莫测的时代风云中,葛利高里不断地游离于两大敌对阵营之间,一直找不到自己安身立命之所。他的道路在当时顿河地区的一部分哥萨克中农中具有广泛的代表性。与肖洛霍夫善于刻画人物的“心灵运动”一样,玛拉沁夫也主张“要紧紧抓住描写与揭示人物内心世界这一环,不要放。”<sup>[1] 68</sup>故他紧紧把握了人物与环境之间的联系,清晰地刻画出铁木尔思想性格发展的脉络。铁木尔的胸中跃动着一颗追求“民族自治”的心。铁木尔头脑中存在着朴素而狭隘的民族意识。他被抓去当劳工,后来有幸替八路军喂过一个月的马,懂得了一些平等民主的粗浅的革命道理。然而只因为“八路军里没有蒙古人”,他就抱着“复兴民族”的理想,在一个多雾的日子回家乡来了。回到家乡后,他在苏荣等共产党员的引导下,加入了官布的骑兵中队。铁木尔在踏上革命道路的初期,常常导致他的错误行动。在追歼逃敌的战斗中,他只求杀死“牧民的敌人”,竟不经请示擅离部队,独自去打埋伏。部队战略撤退,他狭隘的民族情绪和家乡观念再次明显地暴露出来,“我们扛大枪,干革命,为的啥?不就是为的保护家乡和乡亲们吗?”<sup>[4] 291</sup>他和沙克蒂尔偷偷离了队伍回家,结果孤军奋战,落入敌掌。后来经过同室难友、具有丰富斗争经验的周政委的循循善诱,他的思想发生了质的飞跃,他才逐渐锻炼成为一名成熟的革命战士。铁木尔走过的道路,正是无数的蒙古族干部所走过的共同道路,反映了蒙古族人民觉醒成长的艰苦历程。因此,铁木尔的形象具有深广的社会意义。

如果说葛利高里与铁木尔在政治道路方面表现出了惊人的偶合,那么,阿克西尼亚与莱波尔玛则在爱情生活方面找到了共同语言。正是那份大胆追求真挚的爱情的纽带,将这两位有情有义的异国姐妹联系到了一起。她们都有着不幸的遭遇:阿克西尼亚豆蔻年华时就遭父亲强暴,从此埋下被丈夫经常凌辱的恶果;莱波尔玛的境遇更悲惨,年纪轻轻就守寡,住在破旧的蒙古包里,艰辛地养育着几个孩子,终日操劳。但生活的艰辛并不能摧垮她们顽强的生命力,晚熟的爱情使她们重新焕发出青春的迷人魅力,与心爱的人一起如痴如醉地偷尝爱神赐予的生活醇酒。在对爱人的占有欲方面,阿克西尼亚有着西方女性的专横,严词拒绝了娜塔丽娅让她归还葛利高里的请求;莱波尔玛则具有东方女性的宽容,她很和善地跟沙克蒂尔的妻子南斯日玛一道照料着受伤的情人。这一点她就高于阿克西妮娅。再就对爱情的忠贞程度而言,阿克西尼亚也难与莱波尔玛比肩。前者在情人走上战场之后,经不住农庄少爷利斯塔尼斯基的花言巧语而委身于他,甚至在遭到抛弃的情况下还不顾女性的羞耻,主动提出让利斯塔尼斯基满足自己的最后一次性要求。莱波尔玛尽管“丰满的乳房曾经和许多的男人的胸脯贴靠过”,但那是生计所迫。当她跟沙克蒂尔相爱后,整个身心都沉浸到了这份爱情中。虽然她后来与卜洛桑师长结合了,那也是出于不干扰沙克蒂尔正常生活的考虑。她对沙克蒂尔依然一往情深,当她得知南斯日玛已死,她的爱不会再妨碍这个善良的女人时,心底的爱火喷薄而出,重又疯狂地燃烧起来。她冲入军营去找沙克蒂尔,连续十几天在他路过的地方等他,只为见他一面,全然不顾自己师长太太的身份。她毅然决然地同深爱着她的洛卜桑师长离了婚,投入了心上人的怀抱。她的勇敢离婚,这对选择偷偷私奔的阿克西尼亚是不可想象的。此外,莱波尔玛从狭窄的家庭生活中解脱出来,走向了广阔的社会人生,积极投身于火热的革命斗争中,为争取广大人民的幸福而奋斗。这较之仅局限于家庭生活圈子的阿克西尼亚明显前进了一大步!显然,玛拉沁夫塑造的这么一个真诚面对人生的女性,是在借鉴肖洛霍夫塑造的阿克西尼亚形象基础上一次新的扬弃,莱波尔玛的善良、热情、勤劳、坦率和倔强无不给读者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值得一提的是,以往学者大都只注意到了两部作品主要人物形象塑造,而对其他的次要人物缺乏必要的关注,显然这是不可取的。因为这恰恰是玛拉沁夫借鉴肖洛霍夫创作方法极为重要的证据。如肖洛霍夫通过麦列霍夫家族的兴衰来折射时代风云的变幻,玛拉沁夫也将两条道路的斗争反映在大牧主瓦其尔的一个家庭之中。有趣的是,瓦其尔一家俨然就是麦列霍夫家的一个翻版:瓦其尔伪善贪财,想方设法为保全家产,且家长作风严重,极力干涉小儿子的自主婚姻。这与同样顽固守旧、贪财恋家、包办儿子婚姻的潘莱苔如出一辙;长子旺丹甘愿充当阴谋家贡郭尔的马前卒,其反动的政治立场、心狠毒辣的手段及打家劫舍的勾当与潘莱苔的长子彼得罗一拍即合;水性杨花的大媳妇卡洛淫荡无耻的本性与暴虐泼辣的作风同彼得罗的老婆达利亚简直不相上下;小儿子沙克蒂尔追求真爱却又不肯违抗父命,与葛利高里的

处境又何其相似;小媳妇南斯日玛是无爱婚姻下的牺牲品,由于不堪嫂子卡洛的百般凌辱而自高挂东南枝的举动,与同样遭受过嫂子达丽娅挑拨离间后毅然走上不归路的娜塔丽娅的行为,有着异曲同工之效!

此外,在笔者看来,《茫茫的草原》中的“肖洛霍夫影响因子”绝非《静静的顿河》所能全部囊括的,其中至少还带有《新垦地》中的艺术痕迹。只是前者的影响较为明显,几乎遮蔽了后者忽隐忽现的光芒,令人不易察觉。《茫茫的草原》中的情节设置显然借鉴了《新垦地》中的写作方式。如开篇就描写一大段季节性很强的景物,然后交待具体时间、地点及人物的出场。接着就是各派势力纷纷登台亮相,营造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紧张气氛。下面,我们不妨以两部作品的开头作番有趣的探讨。

“一月底,冰雪初融,櫻桃园清香四溢。……夜好像一头灰毛狼,悄悄地从东方出来,经过菱蒿,经过草丛,经过留在茬地上的枯草,经过秋耕地上波状起伏的小丘,像脚印似的在草原上留下拖长的朦胧阴影。”

“一九三〇年一月的一个晚上,有个骑马的人顺着紧靠草原的小路进了隆隆谷。”<sup>[6]3</sup>“一千九百四十六年的春天,察哈尔草原的人们生活在多雾的日子里。每天早晨,浓雾湮没了山野、河川和道路;草原清静而凉爽的空气,变得就像马群踏过的泉水一样,又混浊又肮脏!人们困惑地、焦急地期待着晴朗的夏天!”

“就在这样一个下雾的早晨,一个骑马的人挎着大枪,直奔特古日克村走来。”<sup>[4]3</sup>

显而易见,这两段开篇描写存在诸多契合点:第一段皆为带有丰富寓意的景物描绘,都采用了比喻的修辞方法,且还出现了相近的喻体,前者如“脚印”,后者如“马群踏过”。唯独时间设置有所差异,那是视出场人物不同而定。《新垦地》中首先露面的是潜来隆隆谷村策划破坏的反面人物波洛夫采夫上尉,他为遮人耳目,故选择夜晚出行;《茫茫的草原》中出场的是重返故园的主人公铁木尔,他虽在外接受过某些民主思想,但朦胧的革命意识犹如茫茫大雾,这预示迎接铁木尔的将是雾一般昏昏土土的严酷现实。显然,对于人物的登场两位作家是做了精心设计的。再看第二段,都出现了向村子走来的“骑马的人”,有意思的是后来他们都不约而同地向女人问路。两部作品之间有无历史渊源,读者一目了然,自不待言。

通过以上的比较分析,我们可以看出玛拉沁夫的《茫茫的草原》明显借鉴了肖洛霍夫作品的艺术手法,并在此基础上有所创新和发展。对于如何吸取前人的创作经验,玛拉沁夫有他的真知灼见:“我们读书是为了借鉴别人的创作经验。借鉴好比是一种发酵剂,通过阅读、借鉴这个发酵剂,使我们的思想活跃起来,让我们积累的各种生活素材都活动起来,联想起各种各样的事情。”<sup>[1]33</sup>正是有着这种清醒的认识,玛拉沁夫才在自己以后的创作实践中,逐渐摆脱前人的影响,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这是他长期努力学习前人的经验,又在艺术上勇于探索的结果。玛拉沁夫成功的创作经验启迪人们,只有“在创作上不断地探求新意、新的表现方法和形

式,开拓新的题材领域”,才能“在探求与创新中写出新长征的宏伟历史画卷。”<sup>[1] 78</sup>

#### [参考文献]

- [1] 周作秋. 玛拉沁夫研究专集 [M]. 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84.
- [2] 王素敏. 草原情怀 人的魅力——〈静静的顿河〉与〈茫茫的草原〉之比较 [J]. 集宁师专学报, 1999 (3): 28 - 33.
- [3] 肖洛霍夫. 肖洛霍夫文集: 第 2 卷 [M]. 金人译, 贾刚校.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0.
- [4] 玛拉沁夫. 茫茫的草原 (上) [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
- [5] 肖洛霍夫. 肖洛霍夫文集: 第 4 卷 [M]. 金人译, 贾刚校.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0.
- [6] 肖洛霍夫. 肖洛霍夫文集: 第 6 卷 [M]. 草婴译.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0.

## Resonance And Reference Marla Qin- fu and Sholokhov' s Art Feelings

LU Xiang- wen

(Xi'a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Xi'an 710061, China)

**Abstract** Marla Qin- fu has the similar life experiences and the same deep feeling of grasslands as Sholokhov, which makes him have an extraordinary feeling of closeness to Sholokhov. The Vast Grassland is a successful example of his learning from Sholokhov' creative art. From the plot arrangement, the description of customs and sceneries, his expressional and narrative approach, and his method of characterization, it can be found there are intimate relations between Vast Grassland and Quiet Don. Meanwhile, Vast Grassland has some artistic traces borrowed from Virgin Soil Plumed.

**Key words** resonance; reference; art feelings

## 学术期刊的办刊模式与经费来源

刘泽生在《江汉论坛》2008年第 11 期撰文指出, 经费投入的数量影响或决定了刊物的生存与发展质量。虽然目前多数学术机构仍存在经费不足的困扰, 但通常尚不至于完全无法支撑一份学术刊物的生存。办刊人需要有较强的市场意识和管理能力, 但主办机构的决策层更需要有学术的眼光与判断的魄力。学术期刊不是大众媒体, 学术是需要投入的, 当然就包括了对学术期刊的资金投入。加大对刊物的资金支持与投入, 对于其主管、主办单位 (机构) 来说, 其实是很必要、也很划算的。在目前的客观环境下, 拥有比较充

裕的拨款来源或资助来源的刊物, 办刊的条件会更好些, 学术质量才更有保证些。解除或纾缓了经费的困扰, 编辑们才能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选题的策划和学术质量的提升层面上。当然, 条件比较成熟的部分期刊也可以进行某种学术市场延伸产品的尝试。也许大部分学术期刊总有一天会走向市场的。但总体而言, 现阶段我国的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还不宜完全市场化。从实际运行情况看, 以政府或主办单位的财政拨款渠道为主、市场经营为辅的办刊思路, 将仍是目前多数学术期刊的主要选择。